

七夕,农历七月七日的傍晚。傍晚,不是深夜。“夕”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莫(暮)也,从月半见(现)”,月亮将出未出,才露出一半。以这个时间点来做节日的,还有“元夕”(元宵节)、“月夕”(中秋节)和“除夕”(大年)。中国的传统佳节,许多都跟月亮有关,最初可能都源于对日月星辰的观察、思考和敬畏。

每个节日或多或少能讲出一点故事,比如屈原之于端午。但能讲出一个百转千回的完整故事,而且是爱情故事,只有七夕——那就是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。民间的放牛娃,机缘巧合,遇到了

七夕,两情若是久长时

韩可胜

天上的织女,在人间双宿双飞,后织女被抓回天庭,牛郎用牛皮为舟,挑着一对小儿女,奋力追赶。王母娘娘拔下金簪,在二人之间划出一条银河,从此河汉相隔。到了七月初七这天,地上的喜鹊都飞上天,在银河上架起一座美丽的鹊桥……

牛郎织女的故事,应该形成很早。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感叹他们的分离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”;三国曹丕《燕歌行》质问天庭:“牵牛织女遥相望,尔独何辜限河梁。”虽然故事并不圆满,但是这二位既是人间的佳偶,又是天宫的夫妻,更是照耀银河的星辰,是真够浪漫的了。这个浪漫的故事历朝历代被无数人写进了诗歌、写进了词曲。比如唐朝诗人杜牧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意为进了深宫,只能孤寂地遥望着天上的牛郎织女。比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: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用牛郎织女来衬托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,因为写得美,倒也没有人说类比上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
在七夕所有的诗词中,最著名的当



数秦观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: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秦观说,只要有感情,一年见一次又有何妨。是的,日日异床同梦,胜过天天异梦同床。

除了秦观的词,我最喜欢的还有黄梅戏《牛郎织女》:“架上累累悬瓜果,风吹稻海荡金波。夜静犹闻人笑语,到底人间欢乐多”,与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,绿水青山带笑颜……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,夫妻双双把家还”堪称黄梅戏“双璧”。浪漫的七夕,

也就成了赞美爱情的节日。

织女不仅漂亮,还心灵手巧,满天的云彩都是她的杰作。据说有一天,天空没有了云彩,这才让王母娘娘发现了织女下凡。男耕女织,天底下所有的姑娘们都希望学到织女那织云裁锦的技巧。这便是七夕最重要的风俗“乞巧”。风俗之普遍,唐朝诗人林杰“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”可以做证。流风所及,小孩子都学会了,唐代诗人施肩吾《幼女词》记载了自己学龄前的小女儿模仿大人乞巧的场景:“幼女才六岁,未知巧与拙。向夜在堂前,学人拜新月。”

宋代诗人杨璞《七夕》则反其意而用之,认为人间的机巧太多了:“年年乞与人间巧,不道人世间巧已多。”同样的神话,同样的风俗,不一样的情感和思想。

一般人都认为,牛郎织女鹊桥相会,一年一见。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。唐朝诗人宋之问写道“莫言相见阔,天上日应殊”,意思是,不要以为他们俩阔别很久,天上的时间跟人间不一样啊!不管是一年一见,还是一天一见,每到夏季,躺在露天的凉床上,遥望耿耿星河,寻找明亮的牛郎星和织女星,是我儿时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刻。

十年前来到明城留学,知道这里是全德国最小的汉学系。教授只有一位,本科生总共二三十个,硕士博士更少。听说我们系一度要被撤销,是教授——也是我的导师、系主任——不懈努力,才算渡过难关。要被撤销的原因是学生少,学生少的原因,是我们系专攻古代,而学生想了解现在。

努力的第一步,改专业的名称,把“古典汉学”(Klassische Sinologie)改成“汉学”(Sinologie)。我们本来就有近现代中国的课,也教本科生写简体、讲白话,换块招牌而已。教授也收了几个做现当代的博士生,研究民法典语言的、研究职业教育的。我们也拿到基金的资助,请了不少有名望的学者,办了一系列讲座。

再后来,学校筹建“亚洲中心”,汉学系是主力,要扩大编制,招一个研究现当代的青年教授。有的同学赞许,传统汉学固然好,但要生存,要有学生,要有钱,靠现代的养古代,虚实相济,不是很好么?她说得有道理,可我不同意。就像一瓶茅台,酒精含量减半,并不等于半瓶茅台,它什么都不是;像用缓释药,要让血液里的药物达到一定浓度,淡了一半,等于白吃。

我们的争论当然不作数。德国人做事很慢,算了算,等青年教授招来,导师正好退休,于老师也退休——是我们系老教师,颇懂唐宋文学,烂熟钱锺书——其他都是年轻人。新的主任上任,一切都要变了。我也应该在那年毕业,和我们系的“旧时代”一起离开。不过我的打算也不作数。去年导师退休,我没毕业,因为系里事多,他来不及改我的论文;新来的主任是他的弟子,专攻唐代文学,我们系的“学脉”仍在。他们联合十几个系,向德国科学基金会(DGF)申请项目,我的名字也在里面,作为博士后。学校上下志在必得,因为五年前批准过一次。赶在结果公布之前,我把毕业论文交了,等着双喜临门,但是,老师们的盼望也不作数——批准三十一个项目,文科只有三个。

我习惯破釜沉舟,没有计划后路。也不都算坏事,如果项目通过,要改做唐宋的法律文书,而如今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寺院。按理应该回国,进一所高校,但现在不比以前容易。更要紧的是,听说国内的学者,除了做学问,还要有其他的诸多综合能力,我是远远不及的。也有师友劝我,到哪里都要适应。尝试也好,适应也好,都要花不少精力。我想以全部的我做一件事,少了一半,什么都不是。

好在我研究古代,传世文献不像近现代档案,珍藏在档案馆;好在我读书不快,还有好多常见的文献读不完;好在国内的书不贵。朋友问我,靠什么生活呢?——“啃老”、“吃软饭”,我要做李安了。

71路忆往

陆海光

我家原住在国际饭店后面凤阳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“小木屋”。我出生后,家中8口人蜷居在这个12平方米左右的“小木屋”里。上海解放不久,陈毅市长就把“居者有其屋”放上了议事日程,一批大型居住区如雨后春笋般诞生。我家分到了天山新村的新房。

我三哥清晰地记得,71路公交车原为3路公交车。1954年9月23日,他和父亲坐3路公交车到天山二村打扫新房。当时,3路车的终点站设在延安西路番禺路,到天山新村只能步行。那条路的路面,还是上面撒些碎石片的泥石路,周边都是野草丛生的郊野。我的大姐当时在平凉路的上海电力学校读中专。她说:周末回家,我一个女学生走那条几乎处在郊野中的路,特别害怕。

1956年11月1日,全市公交线路路别统一调整,3路更名为71路。1958年3月1日,71路从番禺路延伸至中山西路。在我童年记忆里,当时71路终点站北侧,建有一座培养跳伞运动员的跳伞塔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去那里饶有兴趣地观看跳伞。

1958年,母亲已被辖区居民选为区人民代表。有一天,母亲兴高采烈地

告诉我们:她在人代会上的提案“关于向西延伸71路,方便天山新村居民出行的建议”被采纳了!当年7月1日,71路果然延伸至天山新村的腹地,终点站设在不到娄山关路的天山路上。

71路大概是我这辈子乘坐时间最长、次数最多、怀有特殊情感的公交车。

第一次坐71路是一年级的暑假,父亲带我去江苏路电力职工医院看病。那时,71路车型如同解放牌卡车,单节车厢,车前凸起(用以安装发动机),像个“鼻子”。到江苏路只需花5分钱,到延安东路外滩终点站的票价也只有1角5分钱。放暑假时,我和邻居小伙伴常一起坐到江苏路下车,然后步行到大世界。我们没钱进大世界玩,只是为了到斜对面的纸品商店买印刷厂裁切下来的边角料纸。有时顺便也步行到外滩,饶有兴趣地观赏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各种船只。还有条“逛街”路线,就是坐到静安寺,然后从华山路拐到南京西路。

1960年4月,母亲作为人民代表,参加了上海市慰问大西北建设职工代表团。访问归来,6月下旬,母亲突然接到市政府通知,邀请我们全家当晚7点前往市总工会大楼观看访问大西北的纪录片。吃完晚饭,父母带上我们,坐上71路,直奔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。那天,我们全家常到母亲访问的情景,都自豪而又激动。

1968年11月,我被分配到复兴岛工作,每天上下班必须坐71路到外滩终点站,然后换乘22路到隆昌路终点站,再换乘77路到复兴岛终点站,周而复始。我常常为每天八分之一的的时间要浪费在路上而感到忧愁,这也是促成我1978年决心报考大学的动因。

我有一个中学同学,工作分配在71路当司机。那时,71路已改成双节车厢,业内称“巨龙车”,民间称“手风琴”。上班高峰时段,挤得像“罐头”,有一天,几辆车抵站,我都没能挤上去,只能干着急。同学驾驶的71路恰巧抵达,马上按喇叭示意我,从驾驶座的右侧门上车。那个年代,下午坐71路公交车,还能偶尔遇见同住天山新村的潘虹和毛阿敏,她们怕被人认出,常戴副

前段时间,淄博的烧烤火了。人们在品尝了淄博烧烤的烟火气的同时,也品味到了淄博的文化。

在我看来,烧烤并非是淄博的地方特色,淄博最有名的其实是琉璃艺术。

说起琉璃艺术,就不得不说博山。博山在淄博的南面,是一座山城,有点像重庆的味道,四周是山,依山傍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正是这一方水土,养育了许多的艺术家。

古时候,琉璃是贡品。清康熙乾隆三朝,百姓富足,人们对艺术品就特别钟情。那时候,博山就开始了琉璃制品的制作。乾隆皇帝还专门来博山,一来,看望他的老师,二来,品味一下博山琉璃。

一部电视连续剧《绿水青山带笑颜》,讲述的就是博山琉璃艺术。剧中的西冶工坊,我曾多次去过,欣赏艺人们的操作。

工坊里有一个师傅,对艺术非常着迷,他制作出来的全是精品。那次我去工坊,恰好看到他在制作一只蝈蝈。从前,要制作这样的艺术品,艺人们都是在自己的秘室中制作。今天有幸能够欣赏到制作过程,也该是大饱眼福了。

制作一只蝈蝈,需要几十道工序,如熔炼、上色、造型、点睛……琉璃艺术品中,最难做的工艺,一是巨件,二是微件。这蝈蝈属于微件,工序中不能出任何一个小问题。但见师傅精力集中,虽然身边围满了人,他却一门心思摆弄着作品。在他的手下,眼看着蝈蝈已经成型,那样子,根本不像是一件艺术品,倒是刚从野外捉来的,当翅膀生长出来的一刻,如果不是身边有那么多的人,我就要拍手叫绝了。

随后,师傅开始给蝈蝈点睛,这是制作流程中最为“惊险”的一步。随着师傅手中的琉璃点到了蝈蝈的额头,它顿时明亮起来,我甚至好像看到蝈蝈动了一下……然而恰在此时,师傅然叹了一口气,随后,便把它摔到了地上!一地碎片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,连忙问身边懂琉璃的人,那人说,这只蝈蝈师傅不满意,他不想让有瑕疵的东西流入市场而坏了他的名声。听罢,我更是对眼前的这名艺术家肃然起敬。

欣赏了师傅的绝技后,我们又参观了他的精品展。其中有一件摆件,特别引人注目:一棵大白菜上,有一只蝈蝈。远远望去,白菜足以乱真,蝈蝈则惟妙惟肖。猛然间,耳朵里传来一阵蝈蝈的叫声,我忍不住说了一句,这蝈蝈叫了。话音未落,便引来一阵笑声。有人告诉我,师傅为了把蝈蝈塑造好,特意养了一些蝈蝈。顺着他指引的方向,我的确看到了师傅养的蝈蝈,正在欢快地叫。

热爱,才能出精品,这就是传承百年千年的民间艺术的真髓啊!

太阳镜。时光飞逝,2017年,71路变身成上海首条中运量公交线。作为有历史结缘的乘客,我特地去试坐体验了一回。向西途中,有几个站点或景点是会勾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记忆的。

车过武夷路口时,原来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家生产酒精的制药厂,仓库门是对着延安西路的,估计是为了方便卸货,可以看见仓库内堆着一麻袋一麻袋山芋,乘客还能闻到浓烈的山芋发酵味。

行至番禺路,可以看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。我三婶1960年进该研究所,在我记忆中,研究所

七夕会

桥,回眸望去,只

见廊桥东面狭窄市河河道一下簇一簇逛夜市的游客。想起五子变宽了。远处漆黑一片闪烁十多年前,我住宿过古镇,那时着点点光亮,右边河岸一片房晚上除了稀少行人走在石板路泛光照明,夺人眼球。我把手

如今枕河人家

钱政兴

靠在扶栏上固定住,调到夜景模式,采用建筑物倒影对称的单点透视图法,调整不同的参数拍摄了几张,用photoshop软件剪裁和调整光影处理。无需西大街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,这静谧安逸的人梦境,便足以展示如今枕河人家的繁华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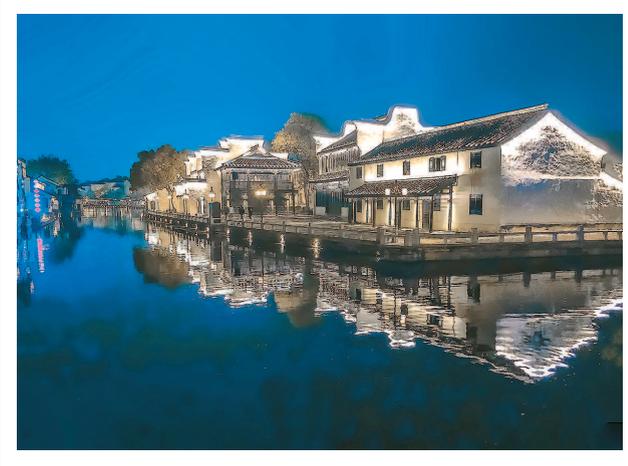
“游戏”的启示

任炽越

展防溺水安全教育。在宣讲了“六不准”“四不要”安全知识的同时,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“溺水游戏”。参加游戏的小伙伴们亲身体验了模拟溺水的感受后,纷纷表示再不会去河里野游了,收到很好效果。

暑假是学生下河野游的集中高发期,不时听到有学生野游发生意外之事,让人痛心。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对他们开展安全宣讲,绝不可泛泛而谈,而更应采取符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形式,使之入脑入心。“险盆游戏”就是这样易于接受的形式:一是有娱乐性,通过“玩耍”,让学生在切身体验中记住了安全知识;二是有刺激性,在老师看护下,体验了不舒服后,对溺水的感受更直观。在这些活泼的实践中,增强了安全意识。

“险盆游戏”值得借鉴学习,不光是游泳安全,其他各种安全教育也应想方设法采用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,用生动的形式宣讲,寓教于乐,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得到教育,度过安全、快乐的暑假。



晚上九点,我从南浔古镇最西端向着东大街走去,观赏着流光溢彩的古镇建筑街景,还有一簇一簇逛夜市的游客。想起五子变宽了。远处漆黑一片闪烁十多年前,我住宿过古镇,那时着点点光亮,右边河岸一片房晚上除了稀少行人走在石板路泛光照明,夺人眼球。我把手

摄影